

送锦旗

□肖建国

外快

□胡汉超

“老刘，快过来快过来。咱俩去赚一笔外快吧。”老王眼尖，看到在小区角落洗拖把的老刘，朝他招手。他俩都是繁华里小区

的清洁工，老王负责扫地，老刘负责拖楼梯和电梯。平时他俩比较谈得来。

“赚啥外快呢？”老刘将拖把倒转过来，靠在一旁的树上。

“走，走，走。就在前面。”

“前面有啥呢？快说吧，我还要干活呢。”

“很快就到了，到了就知道了。”

转过一道弯，来到2栋的架空层。“这里没啥呀，我要回去了。待会主管看不到我干活，要扣我工资了。”老刘准备往回走。

“到了，到了。”老王一把拽过他，扯到一个角落。

“嗨嗨，这里没啥呀。”老刘嚷道。

“你看，这席梦思和家具，我们可以将它们卖掉换钱啊。”老王指着靠墙的家私说道。

“这是人家业主的东西吧。席梦思和家具都还很新的，不会有人就这么扔掉吧。”老刘摇了摇头。

“现在不是我们年轻时那个省吃俭用的时代了。这个小区不少业主嫌弃之前的家私款式老土，七八成就扔掉也时常会有，我之前遇到过好多次了。”老王在这个小区做了七八年，而老刘入职还不到半年。

“我剥掉席梦思外面的布壳，里面弹簧可以卖七八十元；你将那两个衣柜敲掉，当柴火卖到废品站，估计也能拿到三十元的。下班后可以借下公司的三轮车运过去。”老王点拨老刘。

“这外快我还是不要了。你稀罕你自己要吧。不过要剥掉席梦思的壳，你也要等两三天，确认是业主丢掉的，再下手也不迟啊。”老刘拔腿边跑边回头说。

下午上班后，工房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老刘一惊，担心自己迟到了。看了下手表，幸好还有两分钟才到下午上班时间，他连忙穿过人缝打了卡。

只见老王像霜打的茄子，低着头缩在一旁，见到老刘在看自己，忙将目光移开。旁边一位少妇涨红了脸，正朝他瞪眼。

物业经理看到了老刘，就让老刘拿个主意。老刘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他能拿啥主意。

物业经理看他一脸懵圈的

样子，讲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上午下班后，老王果然将那席梦思剥了壳。估计他还没到废品站，人家业主就找到物业公司，说她新买的席梦思惨遭剥壳，遗弃的外皮被扔到旁边垃圾桶内，要求查监控视频，寻找肇事者。

经理数落老王，老王，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都是老员工了，我在监控里看到你拽着老刘一起过来的，人家老刘还是个新员工，结果他不为所动。你倒好，非得下手赚这外快。不是所有的外快都能赚的。

老刘对那位一脸愤怒的少妇说，您就是业主吧？我有一事不明，既然您的席梦思是新买的，那为啥外面没见包装膜呢。

大叔，我们工作不久，收入不高。正赶上一家家私店转让清货，我就买了他们的席梦思和衣柜样品。这个席梦思样品只要2400元，要比包装品便宜一半以上。

老刘听后又惊又喜，惊的是这老王不听劝下手这么快，喜的是自己没有有样学样，要不然这回要陪老王被业主声讨了。

王明朝老刘投来求救的眼神，老刘瞪了他一眼，仿佛在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都劝你再等两天下手也不迟，生怕别人抢走了似的。

看到老王怯怯地朝自己咧着嘴角，他还是于心不忍，对少妇和经理说，这结果是老王一手造成的，理由由他承担全部损失，但老王家中困难，妻子长年吃药，他做清洁工收入又不高，全赔的话要一个半月工资。我请求公司、业主看在老王妻子份上，与老王一起来承担这个损失，三方各认800元，可以吗？

经理转头对业主说，您看可以吗？

算了，就照这位大叔说的办吧。业主叹了口气。

各位员工，大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希望大家要引以为戒，这样的外快以后别去赚了。经理环视大家说道。

老王，你还不快掏800元给业主。经理接着催道。

老王满怀感激地看着老刘，掏出钱包。连同刚才卖掉席梦思弹簧的80元，钱包里一共才250元。他眼神十分尴尬地瞅着业主。

老刘让业主等一下，拿出银行卡，朝小区门口的柜员机走去。

卖茶

□李艳

老黄和老李这对“冤家”，自从上次斗茶老黄认输后，就再也没过斗茶了。

老黄心有不甘。他几次故意从老李家楼下走过，都没有“巧遇”上。

周末一大早，老黄直接跑到老李家，敲开门后，问道：“老李头，这些日子你怎么不来喝茶了呢？”

老李嘿嘿一笑：“不去找你喝茶，让你寂寞寂寞。”

“好像你不寂寞似的，我今天可是来报仇的。”

两人坐下后，老李拿了一包看上去很普通的茶请老黄喝。

“还用上次赢我那招吗？把好好茶藏起来，拿包便宜茶，又打着每个月闺女给你买好并亲自送来的亲情名意来挤对我是吧？”

老李用手点着老黄笑而不语。谁料，茶汤出来后，汤色绿中透黄，茶香四溢，喝罢舌底生津，回甘持久，闭目冥想，仿若置身万亩从林之中，大自然的绿野气息如藤蔓般环绕着周身。

“老李头，从这茶汤里可以看出你最近修炼升级了，品味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呀。”

“我啥档都不是，我现在只追求最原始最绿色最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老李边说边打开手机，点开一段视频让老黄看，只见屏幕上出现了一片植被茂密的崇山峻岭，山中溪流涌流，层林叠翠，烟峦玉树之下，是数万亩的茶园，几个采茶姑娘缀在一片翠绿之间，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这是哪儿呀？景色真不错。”

“你刚喝的茶，就产自这里，我老家，乐昌沿溪山。”

“怪不得你这么喜欢喝茶，原来是茶乡人。”

老李打开了话匣子，讲起了这包茶的来历。“陆羽在《茶经》辑录全唐名茶，并记载：‘岭南茶生韶州，其味极佳。韶州生黄茶，产于韶州各县，成以乐昌为贵。’其中的黄茶其实就是乐昌的白毛尖。由此可见，韶关白毛尖在盛唐时期就已经声名远扬。还有个传说，说的是清朝乾隆帝游江南时，天气炎热中了暑，一位随行的广东官员用乐昌的白毛尖煎成浓茶汤给他服下，几天后，身体痊愈的乾隆帝龙颜大悦，盛赞此茶‘神、奇、妙’，就是皇帝的

这句九鼎之言，让白毛尖不仅成了朝廷的贡品，还名扬天下。”

老黄听了不禁拍手叫绝：“老李头，跟你喝茶，真是受教，不仅学了茶文化还学了历史呢！今天，就算咱们不斗茶，我也得请你吃饭！”

“真要请？”

“真要请！”

“黄局，不，黄老哥，这样，饭就不要请了，但我想请求你买我两斤茶，就当请我吃饭了。”

老黄听了，不知老李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是这样，我老家乐昌虽然是有名的茶乡，但还是有不少贫困户。最近这几年，原来山多地少的丘陵地带，硬是被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两委’和村民们开辟出一片种植基地，引进了茶园项目，还聘用家庭经济困难的村民来工作，茶园管理得十分规范。今年春，第一批新茶下来，村书记厚着脸打电话邀请村里所有在外面工作的老干部和经商的人都回去看看，不用书记多讲，我当场带头买了一百斤茶回来。”

“一百斤？老李头，你在单位里是有名的孤寒鬼，这一退休，买起茶来竟这么疯狂？”

“我不是孤寒，是不想浪费。现在全国的精准扶贫到了攻坚时刻，咱们退休了原本可以喝喝茶遛遛鸟，自在度过退休生活，只是当我回老家，看到驻村书记带领贫困农户奋力拼搏时，我这心热呀。我虽退休了，可我也想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老黄听了，这才长长地“哦”了一声，他看着老李，然后拍了拍他的肩：“就冲你这热心，这茶我买，买五十斤，但这饭，我也请。”

老李突地一下站了起来，“啥？我没听错吧？五十斤？”

“是啊，你没听错，我就要五十斤。上次斗茶时我输了，我这心里死活不是个滋味。在单位时，我总觉得自个已处处比不上你，退休了，我就想着斗茶时得扳回面子，可是，我还是一次次地败给你。这次，我还想和你比一比，咱俩一人五十斤茶，看谁卖得快，我就不信，我还能输给你。还是老规矩，谁输了可得请吃饭。”

老李的眼眶一热，紧紧握住老黄的手，“黄老哥，谢谢你！咱说好了，你陪我卖茶，我陪你斗茶。”

阔气

□陈海红

林九不喜欢田二，跟田二的嘴皮有关。

田二嘴皮太厚，讲话像吹气球，使劲往外鼓。

那天，老乡聚会，林九遇见田二。

林九知道田二在鹅城做生意，田二也知道林九在某机关上班，两人并无交集。聚在一起，聊开了，才发现两人住的小区，只隔一条三环路，面对面，可以望见彼此的窗户。

两人同一条村。林九在前村，田二在后村。林九听说田二在鹅城做二手车买卖，有两套房，人称田总。可田总在村里装穷，住老爹留下的破土屋，暗地里笼络村干部给他建了三间扶贫平房。入住那天，他从广东叫了一个车队，清一色的靓车，像甲壳虫，爬满前村后村，狠狠耍了一回阔。

林九打心里瞧不上这种阔，却也懒得评论人家是非。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几杯小酒下肚，田二翻开嘴皮说：“在鹅城，汽车界，叫一声田总，没有不给面的。”

说完，田二打开手机，翻出一张相片，上面有几个通红的手指印，四处炫耀：“瞧瞧，这块地，我拿下了。手印都按了，我准备用来做停车场。见者有份，投资入股，按月吃利息都行。”

林九瞄到一个通红的手指印，还有标注的市郊黄金路段，开始佩服起田二的生意头脑。田二清楚林九手上有一笔现金，买房首付差一截，放进银行又嫌利息低。田二劝林九把钱放给他。林九说要回去跟家人商量，他老婆管钱，他做不了主。

第二天，田二打电话给林九，说跟朋友玩牌，缺现金，江湖救急，过两天就给他回。

为博得田二的好感，林九爽快地用微信转了五千。

两天后，田二问林九，投资的事考虑得如何？要不要入股？十万一股，吃利息也行，但不能高出一分五。

林九说还没想好，却无意中提起那五千块。田二说，他那天输了，公司资金还没到位，最迟下周五，一定还。

这几天，林九刚好看中一套小户型，借点就能够首付。等到星期五，林九打电话给田二，打了三次田二才接，却说，他在福建出差。

林九开玩笑说：“不会是跑路吧？”

田二说：“我在谈项目，不方便接电话。回来再给你电话。”

过了几天，林九一直没有等到田二的电话。

林九打电话给田二。

田二说：“刚回来，项目没谈成。你的钱，月底一

定还。”

好不容易挨到月底，打田二的电话，通了，无人接听。

林九有些恼火，发信息给田二：原来说一两天，然后说周五，之后说过几天就有，再说月底前肯定有。今天是最后一天，有还是没有？打你电话又不接，给个电话或者捎句话总行吧。

很快，田二回了信息：老弟，不好意思，没拿手机。刚看到信息，最近实在困难，过一段时间吧。

过了半月，毫无音讯。林九有些后怕，庆幸没有把钱全部交给田二。他发信息给田二：小半月过去了，你说的一段时间是多久？能不能给句准话，总想着钱这个事，费脑筋。

25号前给你。田二没接电话，却回了信息。

林九掐指算了算，今天13号，不到两周就25号，忍一忍吧。

到了25号，林九从白天等到晚上，依旧竹篮打水一场空。打电话给田二，一直无人接听。深夜12点，林九提醒田二：今天是25号。

田二没回信息。田二在老乡会上说过，他回到家，都是把手机调到静音，丢在鞋柜上。不管多大业务，一概不理，以免打扰家人休息。

第二天上午，林九看准时间，发微信给田二：今天26号，有，还是没有？你欠别人的不还，是你的本事。我们是前后村的邻居，没必要为钱伤感情！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直接说，林九的钱，我不还了或者还不起，都行。不要一再说还还还，又不还！

过了半天，田二发回信息：我昨晚跟几个老板喝酒，喝高了。你那张最近实在没有。你放心，不会少你的。前后村的邻居，你也不要说得太难听。

林九忍不住回了一句：你跟谁喝酒，我不关心。前后村的邻居，在这里又只隔条马路，有困难可以说明，有急事可以告知。借给你钱，说还说了七八次，被你耍来耍去，真的很烦。

说完，林九把田二的号码拉黑了。

那年，林九回老家过年，后村的罗奶奶送来一沓钱，硬要还给林九。罗奶奶是孤寡老人，林九每年都会给点小钱。

原来，田二早几日回村，让他几个亲戚四处散布，林九在鹅城放高利贷，认钱不认人。

第二天拿出那张租地合同，一万块一股，筹资几十万。他给每个股东提前预付了大半年的利息，十分阔气。

林九听了，后背脊梁冒冷汗。

必到。

母亲常说，人在世上活，图的啥？恩情。

母亲第一次给东子打电话，东子听说后，连说好好办办。只是这几个人（光头除外）都在跑生意。他约好时间，大家才能一起回去。

见东子答应得如此爽快，母亲也非常高兴。她一高兴，就说了几句电视中常听到的话：冬子啊，不要说小奶对你们还有些恩情，就是普通老百姓，你们也应该积极帮忙，因为你是村长啊，群众利益无小事。你说对不对？

冬子连说对，对，对。

隔了几天，母亲再次给东子电话。东子说，小奶啊，我正忙着呢，等约好大伙再回复你。这一等，就没等到回音。

母亲多次给东子打电话，竟然无法接通。母亲不无担忧地说，冬子会不会被抓起来了？听说这年头，有些村官都成村霸了。

我安慰母亲，别多想，明天我试试。

第二天，我告诉母亲，已联系上东子，他手机进水了，刚修好。母亲长长舒口气。

用母亲的话说，若是她在老家，只要张张口，这几个人分分钟

梭子，什么样的瓦片。如果梭子不够用，在厨房的柴草垛下，还藏着几轱辘松木。放了好多年呢，可拉到街上打打。

东子连说好，好，好。

不几日，所有翻修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东子在电话里汇报，找个良辰吉日，就可动工了。母亲怕耽误老成、小惠、柱子做生意。忙说，又不是造新屋，择啥日子呢，凑大伙时间就行了。

东子说，好日子才能办好，办了好事小奶您就能长命百岁啊。

母亲笑得合不拢嘴。

真的，只半天，房顶就焕然一新。

东子通过微信发来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最为醒目：蓝天白云，绿树瓦房。老成、小惠、柱子，坐在屋脊上正劳动。他们嘴里叼着烟，一脸灿烂。

母亲拿过我的手机，看一张点评一张，老成哦，真显老了。小惠哟，咋还这么瘦。柱子呢，还那样邋遢。这家乡人啊，整体都没变，没变！

——噢，这房顶没苦好，瓦缝对得不齐。

母亲这一声“噢”，如同一枚炮仗，在我心中炸响。我赶紧拿过手机说，让我看看。

其实我根本没有去看那



时光印记

周文静 摄

呼噜

□魏亮

三年前，女人义无反顾嫁给了爱情。

男人为创造优渥的生活，主动放弃行政工作，毛遂自荐转岗极具挑战性的销售一线。经过辛苦打拼，取得了骄人业绩。短短一年多光景，男人成功晋升销售部门的总经理。

职位高了，应酬多了，票子厚了，男人也发福了。夜晚，男人还打起了呼噜。

在房价居高不下的这座城市，仅用三年时间，不靠双方老人，单凭小两口自己就打拼出一套全款购买的一室一厅房子，这对于裸婚的俩人尤其是女人而言，其实已经很知足了。

尽管，女人在男人的呼噜声里，无处可逃。起初，熟睡中被女人推醒的男人总有负疚感，醒后便让女人先睡。后来，女人不推男人了。男人累了一天，女人心疼。

老婆，等咱们再攒两年钱，就全款换两个室的，再给你买辆代步车，咱俩还得添个宝宝，以后，我一定要把你宠得比公主还公主。男人揽着女人肩，规划着蓝图。

是啊老公，你是我最看好的潜力股，不过别让自己搞太累了。女人体贴男人。为了心爱的男人，女人便早早睡早起。

男人也怜惜女人。每晚，男人都会吻着女人额头道：老婆，乖，你先睡。等女人钻进梦乡，男人才会悄悄上床休息。

一天晚上，女人做了个噩梦，惊醒后，额头被冷汗浸得湿漉漉的。耳畔，传来男人富有节奏感的呼噜声。女人想推醒男人，和男人说一说刚刚那可怖的梦境。听老一辈人说，夜里做噩梦立马叨咕叨咕说破了就没事儿了。可手刚碰到

男人胳膊，却忍住了。男人实在太累了，为了自己又故意晚睡。否则怎能睡得这般香甜呢。

平复了一下心绪，女人开始试着数羊。数来数去，都数了几百只了，女人仍无法入眠；女人又揉了揉两个纸团堵上耳朵，但呼噜声无孔不入，从纸团边缘挤进来；女人又侧过身子，把一只耳朵窝过来贴在枕头上，另一只耳朵用胳膊压着……招数用遍，女人在呼噜声中还是招架不住。

早上起来，女人熬出了黑眼圈。怕男人看出来自责，便涂了淡紫色眼影。

是夜，星光点点的夜色骤然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噼里啪啦发狂般倾泻而下。

真是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男人去关窗户时自语。

对呀，到了梅雨季节了。女人说。

男人知道女人胆小，最怕雷电交加，便让女人靠在怀里。可身子一沾床，女人还没睡着呢，男人却已阻拦不住打架的眼皮奏起了呼噜。

电闪雷鸣中，女人下意识地把头埋进男人粗壮的臂弯，蜷曲着像只温顺的小猫。说来也怪，外面的雷声、雨声和身边男人的鼾声交织在一起后，女人似乎邂逅了某种安全感，不知不觉，酣然入睡。

接连几个雷电交加的雨夜，女人惊奇地发现自己无需数羊诸纸压耳朵，竟能在男人的呼噜声中畅通无阻地抵达梦乡了。

即便过了梅雨季节，身侧男人的呼噜声，也渐渐演变成了女人的催眠曲。

男人女人又像新婚般相拥入眠。

这天，男人乘坐的航班

整整晚点了四个小时。时至深夜，想着女人肯定睡了，男人便没给女人打电话。

拖着行李箱，男人站在家门口轻轻地转动钥匙，门开了。踩着脚垫，男人就着手机手电筒光寻找拖鞋。

噢？

卧室里怎么会有男人的呼噜声？！那呼噜声似乎很有节奏，从鼻腔里长长吸进来，又从鼻腔里缓缓呼出去。

瞬间，男人血往头上涌。

电光火石间，一个念头一闪即逝——不可能！自己的女人绝非……

满腹疑情的男人推门而入，左手顺势往墙上开关处一抹。天花板内的筒灯和内嵌式的射灯，齐齐亮了起来。

乍亮的灯光下，惊醒后的女人揉了揉眼，坐起身来，眼神里还残存着惺忪的睡意。

老公，你怎么才回来？女人看到男人，边说边翻身下床。

此时，那个男人的呼噜声仍然很有节奏地一吸、一呼，一起、一伏。

男人不答，自顾自循声望去——床头那只手掌大小的智能蓝牙音箱，正鼻息如雷。

看见男人的表情，女人一下子恍然大悟，赧然而笑。

老公，看你那傻样儿，你走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用手机偷偷录下来的！女人似乎非常开心自己的创意，还娇嗔着点了下男人额头：时长有六个多小时呢！你不是还从没听过自己的呼噜声？

男人呆怔在陌生的呼噜声里，摸着后脑勺尴尬地笑起来……